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傅與礪文集卷一至五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鈴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施華

傅與礪文集原序

文章之興也觀之六經可槩見迨後之作者或善於叙述或優於論議往往以偏長見稱若詠歌之辭必聲韻之叶而音節之諧又非徒貴於辭達宜兼之之難也自昔鉅儒若唐之韓柳宋之歐蘇王陳元之虞揭於文與詩皆兼與精焉繇其學之富才之全是以能人所不能而名高於一世吾郡之先輩傅君與礪希古之鉅儒而有合焉者也其官止於原缺

廣州文學卒之年

纔踰四十而文章之聲著海内葢其天才過人學識亦超卓范太史德機先生居百丈峯之下自少承其面論口傳者為多迨遊燕都搢紳先生既咸奬飭而諸公貴人願見惟恐後其才優禄薄固時所共惜君既卒後詩文俱嘗刻之梓其詩乃范虞揭三先生為之序流傳於四方也久矣君之弟次舟以後進願見之多而舊刻不存乃取而重刻之且續刻其文屬寅為之序寅自弱冠遊鄉校見君所為觀瀾賦固已知其名敬其為傑士且

與君同邑生又同歲月而君之才名播京師結交海內士寅屏跡巖谷窮居以老乃竟不識君然所以知君者亦深矣其爲文舂容而雅暢質不失之俚贍不失之浮固宜與詩歌並傳無愧於古之兼美者君子觀之當知愚言之非妄也洪武甲子歲冬十月蒙陽梁寅序

傅與礪文集卷一

元　傅若金　撰

賦詔策制表牋

郊祀賦

維至順壬申十月之吉大臣既奉遺詔祗嗣皇承天命率舊章雲合九族日臨萬方紹丕基於既遠衍休運於無疆迺稽典籍陳禋祀戒有司飭行事諏泰龜以時日薦淳牲於天地於是春官議禮庶職效能考壇墠於陽

位辟氛埃使清明垣繚丘而規合石綿砌而方平組帷繽其綺錯氊邸翼以相承洞百靈以趨走齊二氣與降升犧牲既成粢盛告潔赤精名陽燧之火素液注方諸之月黄琮掩藹而霞潤蒼璧泓涵而氷徹是皆將以表至誠通明靈罔不因清濁以辨位倣圓方而成形也皇帝方以春秋鼎盛肆命重臣攝行大典戴弁星羅飄裾霧卷對越上下潛交幽顯儼臨壇而翼翼躬服事以勉勉凡百多士亦肅且和駿奔就列佩玉委蛇御史執法

曰糾其儀端白簡以山立鐵柱冠其嵯峨于時萬境凝淨羣聲閒寥星翳翳以沉漢斗遲遲其轉杓樂舉兮應律烟登兮干霄天門開兮紛照耀靈之旗兮下飄飄般縱縱以振霧芳菲菲兮而揚飇爾乃酌以玄醴藉以白茅三觶迭進八音不淆蜷龍夭矯於寶簴威鳳翩聯於雲捎祥光燀以浮宇景氣郁其濆郊禮言備神具醉揚空歌簇靈斾神之來兮陰陽會神之去兮福祿萃昌皇祚兮彌億年世脩祀兮永弗替籩豆既撤百寮降止工

祝將胙致嘏於天子浩浩乎洋洋乎莫不鼓舞元化永
涵恩波用昭明于靈貺咸稽首而作歌歌曰帝承天休
膺大寶兮燔柴于郊假穹昊兮慶雲下流被百草兮羣
黎熙熙安以老兮崇德罔休以永保兮

觀瀾賦

淵乎深哉道洋洋不可極兮萬化泯泯具同流浩吾涉
夫聖之涯兮褰欲濟乎中洲朝濯髮於江漢兮夕余將
浴於沂泗覩逝者之如斯兮沛百川之方至乍澎湃虢

潏以若傾兮終紆徐迤邐而趨平空漠漠杳其下垂兮
雲繽繽曖而上征長風廻薄割以合沓兮陽景翕靃淼
以滉瀁靈𤇾𤇾其交馳兮氣憑憑與相盪窮余目不知
其遠兮下孰究夫丈尋緊進流之有漸兮盍稽夫源之
深心與境其適遭兮冥合乎斯道嗟末俗之波流兮蕩
澆風其瀾倒紛雨集之溝澮兮遠朝盈而夕枯使河海
可蠡而測兮豈云異夫潢汙亦惟涓涓之始兮積之以
浩浩既混混其不息兮淵淵焉以深造彼鼃坐以井觀

兮固難與語夫津涯昧者又不察兮競好誕而喜夸溺迷源而濫入兮待望洋以增歎儻遂返其初兮羌徒求乎汗漫嘻先哲豈其然兮亮有本者如茲惟古訓斯昭昭兮歸求之有餘師淨以澄心兮浩然以養氣沉浸乎禮樂兮涵之以仁義大中以正其源兮至和發為靈波一勺不見其少兮彌六合而非多尚麗澤之是資兮旁流之務塞譓以持其盈兮滿焉而不溢成章其自達兮折有萬而必東邇之潤吾身兮遠將及乎無窮亂曰大

川浤浤湍以駛兮來流斯行坎即止兮厥有源泉故不已兮匪道伊合亦何取於是兮

擬漢宣帝尊孝武廟為世宗廟詔

蓋聞孝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樂章德禮報情也高皇帝定有天下以詒子孫為漢太祖廟樂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恭讓節儉敦尚儒雅興復三代之治以垂法於無窮為漢太宗廟樂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皇帝光昭前業威德遠被舟車所至

人力所通畢貢方物嚮風來王招文學之士崇仁義之

說脩郊祀之禮復明堂之制改正朔易服色建封禪寶

鼎出芝生齊房黎民𣪊育休嘉薦至功德莫盛焉宜尊

孝武皇帝廟為世宗廟樂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

其世世毋廢

擬唐玄宗令州縣歲十二月行鄉飲酒禮詔

朕聞養老尊賢莫尚於禮移風易俗必由於教禮者敬

也將其敬者不可以虛行教以化之宣其化者非由於

家至蓋古者聖人制夫鄉飲之義以為政教之本潔其俎豆致其尊讓以成禮也而非為飲食以昭德也而不為沈湎孝弟之行由是而興貴賤之義緣茲而別民風隆盛國用和平故飲於學者可以明人倫觀於鄉者可以知王道世斯遠矣朕甚慕焉恒亦虛心思求復古乃者風雨時至閭閻歲登既臻茲富庶必導以禮樂宜令州縣歲十二月行鄉飲酒之禮朕雖無德化致比屋可封庶幾禮讓俾兆民興行宣示郡邑其力舉行

擬漢景帝立河間王策

皇帝若曰嗚呼小子德爾惟克脩學好禮敦求前聞人朕稽古建國庸王爾于東方為漢室輔嗚呼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汝尚念茲惟乃祖高皇帝奉若天命以有萬邦俾余後嗣厥惟艱哉爾其受茲茅社往乂于汝土夙夜孜孜勿怠率乃民慎乃有德俾予一人以康爾亦有無疆之休嗚呼敬哉惟子孫世世永保命

擬唐授陽城諫議大夫制

虞帝舉賢嘉言罔伏殷王從諫居上克明矧在眇躬弗
求輔德予欲明揚幽側廣拔貞良置諸左右作朕耳目
俾立朝有補過之益在野無考槃之遺匪采其髦罔致
斯美實之所在名必從之處士陽城隱居中條服行古
道其學既廣厥德彌彰是以鄉里習于善良搢紳慕其
風采潛雖伏矣人其舍諸蓋伊尹致君起於畎畝傅說
作相得之巖穴是用舉爾深山登兹大陛優崇祿秩首
長諫垣爾其克副朕懷罔違人望如袞有闕汝則補之

惟木從繩朕斯正矣毋以難事而勿責毋以小過而曲

從時義之歸乃言惟服于兹有慶其永同休

擬唐宋璟進無逸圖表

臣聞天道不息而歲功成君道不息而天下乂是以大

禹孜孜維日不足文王亹亹與天同運用能肇基夏業

新命周邦垂大訓于後昆著徽稱於永世自古盤于遊

田躭於逸樂未有不政殘民怨國亂身危者也故成王

以幼冲而嗣業周公作無逸以陳戒言則古昔必稱先

王遠而殷三宗之繼紹近而周三后之創始以及天命之微民情之隱靡不畢備反覆為訓豈惟一王之攸監斯誠萬世之元龜也伏惟皇帝陛下纘述聖圖勵精文治寸陰是惜時禹之勤一食不遑爵文之德允兹善始尚克有終臣璟心切股肱之義力微衮職之補謹手寫尚書無逸為圖以獻伏幸張之左右警戒無虞庶天地之化因兹而增其廣大日月之運由是而益其光明臣璟不勝悃款之至

天歷改元湖廣省賀表

天歷在躬一人有慶王言作命萬國歡心中賀以間出之資當中興之運宜兄宜弟而後以教國人作君作師惟其克相上帝懋纘武皇之正緒用寧神祖之丕基日就月將尚緝光明之學夙興夜寐時單宥密之心沛澤滂流羣生咸遂臣等旬宣南服瞻望北辰嘉同更始之民於贊維新之治

元旦賀皇太子箋

春王正月成艮始於東方帝座前星繼離明於南面亨嘉之會福祿攸降

中賀

恭敬溫文仁明孝友從撫軍守監國允重宗祧秋學禮冬讀書並崇師傅宜此元良之慶肇茲德惠之施某等職守藩邦神馳望苑日重光海重潤賡發揮樂府之和車同軌書同文尚協賛皇圖之大

留守司賀元統改元表

聰明嗣位正一統以書元歷數在躬與兆民而更始聲教所至懽忻交通欽惟天授英猷日崇聖學繼志述事

於昭文武之光持盈守成丕衍殷周之祚有渙其號惟新是圖其等職守龍都禮陪虎拜坤順成物喜符十月之良乾元統天嘉祝萬年之永

天壽節隆祥使司賀表

龍見維時式除純乾之運虹流在旦有開出震之祥先溢九圍懽騰兆姓欽惟清寧毓粹聰哲凝華推仁克本於天倫尊德載新於聖學殷宗之舊勞于外既悉艱難虞帝之允執厥中乃膺歷數宜此春秋之富侔諸天地

之長臣等職任祝釐禮陪稱壽臣歸美以報上愧莫裨
庶績之熙皇斂福以錫民尚永賴一人之慶

皇太后受冊賀皇帝表

大明四照統肇繼於乾元長樂三朝號聿敷於渙汗光
昭玉冊瑞溢璇霄欽惟英文間生明睿有執以武皇之
正緒衍世祖之洪圖受命而德為聖人尚隆典學尊親
而養以天下益厚彝倫肆發徽稱用彰茲訓某職居京
守班與朝儀十月為良式覩禮文之盛兆民興孝永歌

德教之加

司農司賀皇太后受尊號册表

母儀治內璇宫夙著于坤稱帝德光前玉册誕敷于渙號恭惟柔順居貞慈明作則贊先皇於再造教美周南翼後嗣于丕承養隆天下肆膺令典以發徽音某職近天田光依月殿瑤池獻壽頋逢大有之年長樂受朝宜衍無疆之福

傳與礪文集卷一

傅與礪文集卷二

元 傅若金 撰

記

寄寄亭記

傅子客遊京師數歲貧不能自居恒寄於人而業筆硯以衣食前年有日南之役既還待選天官業遂廢而益貧居無恒宇求訪者率病焉今年秋舍於丞相掾相人趙德隆所僦明時坊何氏第之西亭因題其門曰寄寄

以自別於土著之民使求訪者有所跡容有感其義者曰子以子之居寄於人者乎一言寄可爾謂之寄寄何哉傅子笑曰子未知之乎夫人莫不寄也而又有寄者焉豈惟人哉凡物莫不寄也天地物之大者而亦寄焉天寄乎上地寄乎下人萬物寄乎中今夫二氣之運絪緼磅礴均覆同載嵩然高者吾不知其所窮矣塊然厚者吾不知其所終矣廓然四達者吾不知其所容矣必有所為主者故知天地亦寄也而受萬物之寄人寄於

天地也而又受人之寄今之客京師其能自買宅而無待僦屋以居者鮮矣矧予又客於僦居者之居乎客誠寄也而所為主亦寄焉故曰寄寄曰然則子之寄也豈無所任其寄於身乎曰否天之生吾人也肖之形而命之以仁義由是率而得之曰道此吾受之天而任其寄於吾身者必能保之而不失達則充其用以庇乎生人夫然後能任夫天之所寄而盡其責也孔子曰文不在茲乎孟子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聖賢自任其所寄之

重者如此凡學其道者庸可不知其任乎客起而曰命

之矣請遂記之

南窻記

君子之治其身亦先其心而已矣心惟虛而後能受夫

道惟明而後能不蔽於物虛以立體明以達用是故君

子起居惟時游息以方嚮陽剛以自附偭陰晦而弗近

斯内外交致其養歟衛人王良輔敦厚而志於學往年

余還清江時見良輔侍其親都幕有儒雅之風無紈綺

之習蓋王氏佳子弟也今年余遊湖南良輔復從其親
尹衡之酃邑以余有通家之好因出中書許公所書南
窻二字示余曰斯余昔者讀書之所也翰林范先生嘗
為之銘今先生且不可作矣子盍為我識諸余於翰林
為鄉子弟而辱知中書以二公之所與雖未嘗知其人
猶將申一言矧余於良輔有通家之好者乎夫窻虚室
也洞乎中徹乎外而南當陽明之方長養之次良輔之
進脩於是挹虞絃之薰敬羲日之永牖户疎朗吾因以

淨吾心焉時物假大吾因以長吾善焉所謂内外交致其養者其在兹乎審由是而勉之以達於用則賢者之堂無難升聖人之域可企而及矣若夫徙倚以寄傲高卧以騁懷斯慣世長往者之所為殆非二公相望之意而良輔豈宜早為是哉

蘭雪齋記

夫君子之托物其美惡必有擇焉故欲知士之賢者亦視其所居與其所好慕者耳友人張天爕文雅博涉器

深而趣遠所居列置古經史名書畫間以卉石錯以琴尊而朝夕游息其間擷芳華以娛翫漱清氣而自潔斯其志尚之異不賢而能之乎嘗摭唐李供奉白之辭以名其齋曰蘭雪而屬予記其義蘭取其芳以茂歟雪取其潔以潤歟夫君子之行處幽獨而日聞居闇昧而益章蕭艾之雜也不可以合也塗炭之汙也不可與居也蔚乎詩書之林渙然道德之澤其蘭雪之謂乎抑嘗觀夫物理而質諸古先之言易稱二人同心而繼之以如

蘭詩歌生我百穀而先之以雨雪斯二物者其芳馨之
德潤澤之功有取于世君子以托其志尚宜哉天彛蚤
以才諝見知當道由海北憲史辟掾廣東湖南二帥府
自是且進用未已其芳馨潤澤之遠庸可既乎是齋固
天彛養德之所也吾聞與善人居久而與之俱化吾昔
者恒過之入其齋藹如也芬如也忽不知薫余以仁矣
即其席灑如也濯如也忽不知漸余以義矣鮮飈時至
塵慮若滌天彛為余援琴而歌之為幽蘭白雪之操往

徃使人坐而忘歸於是知天㬥信賢者也信知所好慕而有擇焉者也孰謂君子之所養不係所居乎請以是為記

梅江記

鄮為邑居羣山之阿山多石鮮平地厓峭壁竦上絶天半水泉之發間關出石下鬱流千折然後稍趨平焉其山川清氣之會涵畜靈於江宜盛凡物之洩其芳潤萃其菁華不為佳木奇卉必為秀民鄮治之南有梅江

邑士張世傑嘗居其溪久之因取以自號夫名者實之所生也江有梅地氣所宜昔人名江亦必取其所宜木矣而今者實不見斯物焉此其芳潤之積菁華之蘊意者不在於梅而在世傑矣又何必生佳木奇卉而後爲江之秀異哉然吾聞江之爲德會流大者其潤必廣爲浸小者其漑亦狹士患不志其大者焉苟志之勺水之生可以爲河海寸雲之出可以雨天下世傑亦大其停蓄而勿拘於細流吾見由是江而導之沛乎汪洋浩乎

演迤所至惡可涯涘哉

竹村記

楚自古稱有材長故楚地其土多丹砂黃金美竹之利歲充貢上國天下所珎焉然世俗嗜好觀竹於丹砂黃金其不舍此而趨彼幾何人哉有能異乎世俗嗜竹甚於丹砂黃金則其人者亦天下之所珍也佐岳陽幕府君齡麋君其為人庶足以當此乎君家長距城南二里虎谿之村泉石清美君種竹其間而樂之遂命其居曰

竹村令宦遊千里之外而恒不忘于懐非其心酷嗜之不若是且辰固多丹砂黄金而君獨酷嗜夫竹審余所謂其人天下之所珍而異乎世俗者也夫竹虚心勁節有君子之德焉雖處村野而致用於國家君為政廉慎周容守之以正承之以虚所立有近夫竹者自是干雲霄而直上歴霜雪而不改吾益於君有望楚多材豈虚語哉君因所居號竹村晚又號虎谿老人云

闡道堂記

新喻去城南僅一里楊氏道初之居在焉楊氏代業儒先世兩登宋進士第道初勤慎以承其家詩書以淑其後具居故有先人之宅既完且美道初乃弗自利一推以處其昆弟而别作屋於宅之東視舊加飭凡祭祀賓客之位戶庭闈奥之次藏脩燕息遊觀登覽之所靡不合度屋成名其堂曰闇道堂之前廳事曰知已堂兩傍樓左曰聽雨右曰挹秀雖其高下面背之勢各利其宜而咸湊于堂甍甍屬棟附鱗奮翬舉遠吞江流近負林樾

竹卉叢植擢穎函秀凝望四暎浮翠蔚起昕暝往還若在塵外間因具所親林君屬余記堂之義道初具嘗聞道于堂而有得矣乎夫宇宙之内萬化之大羣生之夥紛然接乎吾前者莫非道也而其實豈遠人哉人道孝弟而已矣孝先繼述弟先敬讓故周書以作室喻父子之業小雅以閱牆明兄弟之愛其義閑矣道初紹先業而立大遯舊居而弗有是善繼述者歟是能敬讓者歟可謂孝弟也已瞷世之弗肯堂構而兄弟至相仇者能

勿愧乎則自今楊氏之子孫觀於兹堂之上庶亦有所得矣是不可不記

美竹亭記

江南之產多美材而竹尤盛緣淇經渭甚至環宫室蔽池館郊原叢植風披露濯下者凌波濤上者矗雲漢采諸人以用即供上所需與凡生人仕使祭祀食飲記載秉服百工之器咸取資焉竹之利斯世亦材矣然其產或不得所宜土則雖材弗能美得宜土以產而或阻遠

不適乎居人則雖美弗見適乎居人苟非好事者有出塵之趣而好樂之必紛紛狎視為常物幾何而不樵牧之者亦安見所謂美哉豫章徐季清好事者也其廬瀕江而多竹季清樂其土而居有之朝夕愛賞之不厭迺更築亭益樹名花木日置古書圖畫其間與賓客之佳者遊觀相樂焉既名亭竹外而又托以自號蓋與竹幾無間者其都人張伯貞數為余稱其事而請記之夫瀕江之土宜竹而美竹又適乎好事者之居能得其朝夕

愛賞而致佳賓客之遊觀以樂至其名亭不于他名花水而惟是之取是何斯竹之遭也若李清庶幾有出塵之趣矣余聞之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又曰益者三友為其相觀而美歟夫竹君子之徒固李清之德鄰益友也日與之居月與之遊吾知其有所觀矣抑此其外者焉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敢誦以復伯貞書以為記

傅與礪文集卷二

傅與礪文集卷三

元 傅若金 撰

記

常寧州義役錢記

常寧以衡屬邑自為州籍民所占田三十一萬八千四百又六畝有奇歲賦民錢三千四百五十緡米萬二千又百石有奇始為州民二萬户既生齒日庶數竄易其户籍天歷初屬歲薦饑民多死徙吞并之家並緣為姦

利往往私取其田而虚其賦入之數於公其無所於徴
徙占名籍中者為田六千四百畆賦以歲計為錢五百
四十一緡有奇為米二百十又三石有奇會其直又為
錢三千二百緡有奇吏不以其時究實日月久遠漫不
可理常歲賦入徙按籍坐所指户畆責之坊保首正歲
終不足恒係縲鞭扑以督之其坊保首正貧不堪役者
率隳其産業至鬻妻子以代責入民甚苦之以故富多
田者慮害之及輙詭析户徙役貧者前時有司坐視一

無所詰太守余侯之再為是邦不忍民之日窮且斃而莫之恤也念得錢萬數百緡為孳息之毋歲視其羸以充計上可已其害乃身率僚友捐俸一月以風其下郡人聞者爭願出錢得中統鈔以緡計萬有四百遂移州下廣盈庫寄主具藏嚴置出入之籍以時散之富民使質貸生息之月以緡計入其羸三分於藏歲計可得錢三千七百四十緡有奇每歲當民租入時官具文書出之以給前賦之無所於徴而坐之坊保首正者其用心

亦仁矣然猶懼同時僚屬一旦代去後之至者不知守

而行之縱苛虐吏侵漁其錢而患以不終謀勒石具其

事始末凡出錢者悉載名其上以示勿廢其為慮不又

遠乎於是州別駕樊君與者宿士民咸善侯所舉屬予

記嗚呼民者使出賦以給公上者也傳曰有人此有土

有土此有財故公賦之出縣私田所入令官有常賦民

無恒産姦弊相乘底于斯極長民為理能不惻然于中

耶若侯存心可以為民患矣後之不脩其政者將不愧

茲刻乎侯名泰故禮部尚書明肅侯璉之子世為下邽望族文物典則稱其名家先為州別駕時脩政教之本興禮樂之具增置學官之庢作人材而賓興之既去人猶頌稱其德不已及是復來衆益欣奮日思就化比閭黨術誦絃相聞士君子相望侯之惠居多樊君名琪亦名臣子孫脩雅豈弟能佐侯為善治者

江東神廟記

祭法能禦大菑捍大患則祀之贛之雷岡有神祠曰江

東嘉濟廟者相傳其神姓石氏諱固自先秦時巳血食兹土漢頴陰侯嬰過而祀之神遂顯名由是歴唐宋迄今靈異益著累封顯仁元慶思烈靈惠王恒陰佑有國而大庇覆於民人其事具前後金石刻文今南盡嶺海北達京師莫不有廟食而吴楚之間為尤盛獨祠在岳陽上清觀者則贛之録事逹魯花赤曲思不華公始創立焉公前在贛為政忠孝誠敬率人以身遇民水旱疾疫躬有所祈神應響至故雖去贛民猶朝夕不忘其德

公亦夙夜思報神之惠焉乃至順壬申公既還至巴陵即自為疏遣人以香幣迎致其神祀於上清心有所為禱之神以卜其休咎而岳陽之人咸得有事於祠而徼福於無窮公於神人之交庶幾曲致其誠者歟嗚呼神不可測也而可格矣可告也而不可瀆矣善者福之惡者禍之禍福人所自為神豈利夫享祀而阿比於人哉君子之立祠像神亦以警夫世之不敬而作人之善心爾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觀於是祠有不

惕然而懼蹶然以興者乎郡人張孝子琦為述其事來
求記予既次序始末又申之以神人交接之槩作迎享
送神歌使併刻之庶來者知所事焉其辭曰
洞庭浩兮湯湯贛之山兮路阻長登崇丘兮候神杳將
下兮乘陰陽遠若見兮靜若聞精爽爽兮忽亡以存有
陳兮在几芳菲兮若莅神愉愉兮既闋衆安歌兮又喜
繽既御兮我堂逝將遊兮不遐我鄉歲無凶兮神之慶
世脩祀兮民弗忘

栖霞記

新喻為山水邑懷道藴德材藝可任之士顯于時者宜數倍他郡而代不多見是必有薄紛競之習隆栖遯之志以泉石為趣尚煙霞為游息甘長往而不出者焉浮雲富貴固不足以易其高也去吾居不能一舍而遠斜川宋氏有隱君子焉曰道震父殆若人之徒歟前年嘗一過之見其左右圖史蒔名花木設琴瑟尊俎觴客取娛間為聲詩以自歌詠於是知隱君有以適老信余所

謂道德材藝可任而長往不出者也一日得吳興趙公
所篆栖霞二字因名其隱所曰栖霞而自號栖霞山人
夫雲日氣相薄成霞日出乎東海而朝霞發焉沒乎西
海而夕霞見焉世傳崑崙山有五色水赤水之氣上蒸
為霞意其為物熏蒸而成形薄射而成彩分合無常亦
雲之類耳凡物之精而不厚凝而不固則不能有所受
載而謂可栖乎道家書云五色流霞來接一身又云太
上玉晨火道君居紫霞之上或者亦寓言爾然吾聞天

地之先一大氣也鴻濛既分三才列焉絪緼相摩萬象出焉日月也星辰也風雲虹霓烟霞霧雨寒暑四時之變也無非氣也故氣也者與道合化與神俱行載六合而不墜形萬類而無迹天地乘氣而立人固不離乎氣也昔人有御風而行乘雲而舉者矣則栖霞又奚怪焉大戴禮曰天道吐氣地道含氣山川附乎地者也霞天吐之氣而山則含之君居乎山間川氣上騰霞景下暎爛然五采之蒸接乎目而被乎四體嚥之而成液吐之

而成文由是呼吸天地之英卷舒陰陽之化可以游乎太初凡世之人莫尚其高潔者已豈徒栖之云乎哉余既高隱君之趣而悟氣之理作栖霞記

竹深亭記

新淦之鵬溪有廖隱君叔敏者性嗜夫竹自號竹窻其孫中山父魁偉磊落人也雅好賓客而嗜竹猶其祖故屋傍多植美竹而作亭其中名以竹深日與族人賓友往來游談其上論古今之事教其子弟皆能積學綴文

辭而楚楚與竹俱立閒居鳴琴誦書賦詩酌酒以娱父兄于是既樂之久矣及其族日大而别築室于溪之近二里所五湖則亭亦與之俱徙而益植竹環左右以稱名亭其户牖所嚮几席所當杖履所臨睽之以蒼蒨繚之以幽曲氷玉森立雲霧演軋奥如也賓客茍非七賢二仲六逸之流得其徑者或寡矣而塵土闒茸之務無因溷吾趣焉日者君合客燕亭中乃出鄉先達及今之士友所賦詩歌示余使記其事方顥氣西至靈籟四起

主人舉酒誦淇澳之章律嶰谷之音客醉起舞而和之竹色照壁衣袖皆碧相顧樂甚忽不知其何鄉也於是知廖氏之培植斯竹蓋累世矣深居以蔽其陰在今適當其盛焉凡植物之適於庭若異木奇卉恒必稀鮮乃宜少加茂密焉或者厭其繁且邃矣其多植之而不厭雖邃密亦宜而幽人勝士樂與之居者惟竹為深耳夫竹之宜於人以有君子之德哉故君子之交處也其心虛可與有容其節勁可與有立其材美可與有用其陰

遠可與有底直也可與正枉潔也可與厲貧高尚也可與抗世是故多而不煩近而不褻就其深而莫究所極焉久矣竹之交有似乎君子也然則與之居而不厭其邃密且益加培植焉者亦其德之似者歟觀于斯庶忠厚以固其本仁義以暢其枝使其生息益蕃以遠則所謂深者不在乎竹而在廖氏之澤自今其世世居有斯亭哉作竹深亭記

新淦州建興寺施田碑

州之交衢有僧居曰建興寺者肇唐武德中始其徒盛大支為院十有四環列左右代遷時移今所存者獨六院而院各有田以飯其衆歲久稍增益之獨寺正殿為公堂故有田百六十畝有奇歲入租八十有四石以資董視營造之費者前是未有所增焉至正改元會州之東十里所普惠院主僧惠鐙年且八十嘗苦行節用積其羸買田三百畝之在欽風鄉者租以大石計百又五十有奇歲以充衣盂之費而年老不欲以生産自累念

世之諸緣若大夢幻非堅固實有不可執而存者而如來自無量刼捐捨身命國城以用布施由大願力卒證位佛乗流布其法於斯世凡今吾徒得以安坐而致其利益者盍亦思其所自而圖報萬一耶於是悉以其所置田捐施建興以益常住之産田入正殿爲租石三十其百三十石則六分之入支院正殿之田先會其租入募工聚黄金箔莊嚴無量壽佛具足色相繪飾牀坐以稱他佛具後歲所入者積以待楝宇之有缺壞及凡像

設器皿之必新者資以用焉寺僧狀其事始末請予文
諸石於乎鐙公具學佛而有見者乎世之貧于豊巳而
吝于及人者田連阡陌至不能簞食以恤宗族之窮徒
孳孳自苦以老無所述于後而爲佛氏者資施於人者
也乃有鐙者銖積寸累以致頃畝一旦年老大悟遽釋
其自累之業以利建興使傳之永久其去恒人果相遠
哉然吾聞始者佛氏之立教持鉢出匃日中一飯未嘗
大畜田以事生産及後世尊信其法者益衆則自天子

公卿下逮庶民之富多田者率捐棄膏腴以惠養其徒大者一寺田至萬億小者猶數百千吋亦盛矣由其教寢廣食指之積不啻若聚恒沙以數諸佛田之多不若是則不足以給故食於其教者亦有推其始者耶抑求施於人而已矣有反其施者耶夫有所施者必有所利者矣惟不利其利而利莫大焉鐙公可謂善推其始者矣善反其施者矣若夫布施以希福田利益吾疑佛之道不專在是而亦非鐙之志學者尚思其大者乎

高遠堂記

處城郭劃地朝夕紛紛焉與物接而不爲卑陋狹近之見斯其人志於高明遠大者耶由是而力焉其所立有覘乎是矣新淦據江右上游凡仕于南及四方游士商賈之過焉者舟車日不絶而其民又庶且富居室鱗比城市土不得尺寸閡出門未跬步往來憧憧踵相接也而張君則惠之居於是乃若廓然不以膠其慮者至取高遠名其所居之堂覘其志豈溺於卑近者哉嘗得之

其所親之言曰君之先本單州之縣保州軍事推官七傳至涪州通判自池徙居新淦至于君之身十有三世矣君起徼巡吏凡再轉歷州郡計年勞當署邑都曹而行省借授贛之寧都州稅副既滿代當復調其進用且將未已前後治吏事數十年所至以才諝為當道所知凡直指宣撫使部使者及行省參知政事州郡長貳出莅事他郡恒必擇廉能吏自隨君輒當其選嘗佐讞奉新疑獄多平反之功先後按吉袁倉獲贓累十數萬緡

棘棘無少阿避察洪屬邑旱菑賑饑袁瑞所過不擾德其惠者衆多數廬陵民之冒名軍役者千餘人旬日而正其籍從榷南海舶貨所賦入以億萬計僅數月而事集且未嘗有所汙云夫為吏而見知其上茍怙勢肆威無所不可而君則弗為是非其志不溺于卑近能若是乎故雖處城郭劇地而有高遠之趣焉即是而求之簿書錢穀之細若不足以煩君者以之為政其存心亦可知矣昔晏子之居近市而喧囂湫隘其君請更諸高明

爽塏之地晏子辭焉人至今賢之夫君子所存豈以其居係吾高卑遠近哉必志其大者矣雖然余聞之為高者必因乎下行遠者必自乎邇簣簣不已九仞可成焉舉足不已千里可至焉是故聖人之道下學而上達夫厭近而鶩遠與安於卑陋而不求達乎上二者胥失之故予於張氏之堂不徒飾大辭以極高遠之義而欲徵諸其實

延齡丹室記

世之脩煉以養閒暇服食以希長年非其人負磊落不世出之才遭時不用遯居山林以事神仙輕舉之術必其年且老無所用心而資是以扶衰莫者也夫以英妙之姿當文明之治且夙夜勵學期一日出而試用于天下而遽自托於遯居扶老者之所為聞者不能無感于斯矣求其志必有在焉清江吳德文質美而嗜學蚤從師習明經治舉子業方年富力彊孜孜不已將由鄉舉里選以貢于天子之庭而琴書之隙往往以其餘力雜

究夫丹書脉訣方技之文因即其居之西偏治一小軒以為藏脩游息之所取凡絃誦之具烹煉之器咸貯其中而獨書延齡丹室以名之是予聞其義而不能無惑者也然徐察其心則善矣夫人孰不欲保其生也鮮能盡生之道孰不欲壽其父母昆弟親戚朋友也鮮能知延壽之術今德大之志不徒欲自保其生而欲人之同其生不徒欲自壽其父母昆弟而欲人之父母昆弟同其壽其存心仁矣哉然吾聞之孔子曰有大德者必得

其壽孟子曰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是故善養生者不戕其天而已矣藥物其外者焉且世所傳古龍虎金碧之文陰陽火候之訣亦唯假諸外以喻其內耳故所謂延齡之術者不專事乎其外德文講學窮理必有得于道者其于雜嗜殆亦游于藝焉耳若其以丹藥濟人夭死而躋之仁壽之域者是固達為良相之心歟

傅與礪文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傅與礪文集卷四

元　傅若金　撰

序

李氏大學治平龜鑑序

龜以卜鑑以監帝王之道以法雖聖人不敢易焉故卜而不求乎龜則不能知夫事監而不求乎鑑則不能正夫類為法而不求乎帝王之道其能以平治天下乎是故善為治者以前言為龜以往行為鑑吉凶罔不有以

知于前善惡靡不有以監于後擇而行之由一身而達之天下其猶運諸掌矣此無他知所法焉大學一書古今帝王為治之要道也宋子朱子既集儒先之說以為章句而行諸世矣今李氏不畔其說而能增之發明以申其義又引事比類凡唐虞三代下及漢唐歷代之君善可以則惡可以戒者悉附著于其下名曰大學治平龜鑑其言數十雜出五經諸史之文察其用心勤矣昔唐宋璟進無逸圖而警戒之道成張九齡上事鑑而諷

論之功著治平龜鑑之作殆亦欲見諸行事者爾而二公處輔相之近其言易以行李氏居山林之遠其書難以見知雖然芻蕘之言聖人不廢况托于經以行者乎居今無知其書則已苟有知者釆而上之使不見廢則于帝王平治天下之道豈獨無所裨哉李氏雲陽人字朝佑窮經積學葢有志當世之務云

紀史奇蹟序

伏羲造書契而文籍生孔子約史記而春秋出夫載籍

聖人孰筆削焉聖未具非聖人孰制作焉載籍既滋非聖人孰筆削焉聖人者萬世人文之表也後之有述豈求與之角哉亦取有裨于世云爾史之記事左氏而上勿論繇秦漢以迄于宋簡策之載亦繁矣覽者懼人之不能日月以竟也則有搜羅剔抉提綱于月撮要于會存什一於千百者其為家不一而咸期于裨世茍戾乎是君子弗取焉侍御史魏郡宋公文雅宏博周于當世之用嘗摭遷固以來諸史帝紀世家列傳儒林隱逸孝友方士奸佞宦寺

外戚后妃烈女之事較然可以垂後者萃而為書共十有五卷命曰紀史奇蹟而自叙之將以傳于世嗚呼其勤矣乎古今史所載大者積山海小者流江河猶不足擬其極雖號嗜古博涉之士朝夕窮讀之且不暇徧能自為書以傳者無幾也世之食厚禄于位者苟塞吾責焉亦幸矣尚何力以及此哉若公者賢于人人遠矣吾聞以古為鏡可以監興衰孔子稱三人行必有我師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而已是書其興衰之鏡善不善之

師乎使覽者而有擇于是則所謂裨世者庶有在矣

送李思齊詩序

皇帝即位之初郯王使來京師因名其府說書李思齊其友人王垕因清江范謹來告于傅若金曰陝之奉元人李思齊為郯王府說書名且往凡同舍及嘗所與遊能文辭者咸賦詩道離别之思總如干篇為一卷請予叙之且曰王胏腑近親受重托領兵鎮北邊北諸侯王來朝及貢獻者必見之王王計其當行與否而進退之

其合給道里費飲食賜予之節一委之王之屬所謂磐石之宗也王之府置説書四人其一人為思齊又曰王甚賢王甚愛思齊前年王來朝京師及還將以思齊往不果今既來白思齊其終得于王矣請予叙之夫説書古未聞其制唐諸王侍讀宋直講贊讀之任悉置官上屬于王府傅令諸王府説書非官也大都掌侍王遊處日誦古聖賢之訓祖宗之成法談説禮樂規諷道義陳古今興衰之由忠邪得失之蹟以朝夕左右王其職要

非輕矣思齊居是職顧不重歟昔鄒陽枚叔之徒從漢諸王遊皆能極諷諫之忠隆匡輔之道今王受重托為磐石之宗而又賢又甚愛思齊其率爾二三子夙夜單厥心于王俾永保大勳以忠於天子乃克有祿位於無窮二三子其永荷王之休尚亦有利哉諸所賦詩古體若干首近體若干首思齊字某貞字子載謹字誠之在若金為里人云

送衛無極序

天子之庶官咸以治天子民者也唯郡縣官于民親惠之及民也易縣官眡郡于民尤親焉縣有簿有丞令則長而得行其志夫尤親民而又得行其志賢者為之民受其惠矣古晉衛君棐卿磊落明偉人也居官廉慎平直克稱其先世前緜昌邑簿升尹樂安民既受其惠矣今再授為無極令且行無極民又將受其惠乎聞在樂安時為政一師乎古發擿如神明上不得撓下不得欺强暴不敢為惡當路者知其能既屢薦之矣今無極去

京師非甚遠為政之術殆無易乎其前由是而能益聞知益習且必復薦不已其入朝蓋朝夕也然則無極民將又不得常受其惠乎夫君子之道唯所用而已用之在邑一邑之惠用之在郡一郡之惠用之在朝天下之惠君往矣後必來用于朝將天下之民且並受惠乎

送傅子通赴山北書吏序

國家科舉之興進士下第者猶得與諸職官及郡吏歲當貢者相錯補憲府掾凡其間能卓卓自樹立而論建

特異者率科舉所取士儒者信有益于用哉科舉既罷大學生傅亨子通以元統三年鄉貢進士受御史薦出掾山北將行以余為同道與業又同姓為昆弟來取別而請所贈焉或曰進士而吏者下第者也子通進士非下第宜猶有可待者即科舉未復就試大學猶當得七品官子通乃自損為吏耶是未知言耳士顧所行何如用之小大弗計也且憲司天子視聽之府羣有司所受正焉民有病於其上者必於是乎取瘳也吏雖卑入則

與其官長論議相可否上下古今之道而建其事之當行者出則佐行郡縣廉察百司之治而録其繇殿最夫人之行而黜陟之霆擊電覯所過震懾出一言而善百姓德之有司報焉一言而不善有司不敢非也而百姓休戚係之矣故使賢者為之彰善而癉惡除弊而興利恢恢乎得行其志不肖者為之因挾是以張威福自為即不粥獄于貨必深文以要譽而殘忍不顧焉是故在位必多賢者而後能得賢者以用而使其志得行然而

憲府固多賢者也今子通以進士而小試於吏有行志之得而無張威福之挾將蚤夜業業厲操行樹風紀以見于行使人曰儒者信有益於用也又曰子通信儒者信賢信宜獲用于憲府而得行其志憲府亦信多賢能得賢者以用而使其志得行也嗚呼子通往矣無薄吾言乎哉無負進士哉吾見進用也有日

送南雄教授劉務恭序

天下同文盡海隅郡縣凡置吏以治者咸立師而教焉

嶺以南三大府其地之美且近者莫廣東若廣東地美且近者莫南雄若王化自北近者固先之矣其民宜庶且富而易以為教夫既地近而化先又庶且富易以教庶一變而魯者歟由是可以至道矣新喻劉君務恭以廣西儒學正書滿新被命教授南雄南雄去吾江右僅踰嶺吾江右故人物之郡殆所謂變魯可以至道者而君固吾江右士也吾聞南雄守楊侯賢而愛人先禮義後刑政君至教其民孝弟忠信以服楊侯之化使之知

君者尊之親者仁之長者敬之幼者慈之蚤作夜息稼穡以養其生棺槨以送其死籩豆簠簋以承其祭祀材木以為室廬絲麻以為衣服金以為罍爵鐵以為田器而皆勿以為兵姦宄不作禮樂以興使人謂吾江右果文物之郡南雄果近吾江右文物之郡而易以教劉君果為吾江右之士而善教哉君與余同郡余為廣州文學又同道則夫教者余將與君共勉焉

贈儒醫嚴存性序

儒者通六籍之義明萬物之故其於百家之言弗事則已事之必探其本始索其蘊奥極其變故弗畀夫庸衆弗止焉醫家自炎黄氏下及秦漢以來岐伯俞跗倉扁之徒凡以醫名世者其書籠天地之化括陰陽之運綜人物之生凡四時晝夜風雨寒暑晦明消長之變與夫民生喜怒憂樂以及日夜興作食息屈伸嘘吸百骸九竅之動靡不備至其術鍼人血脉滌人五藏投之藥石以攻其疾養之穀味以衛其生若是豈易言哉世之誦

其書求其術者非夫人通六籍之義明萬物之故而能識其理者亦鮮矣是故醫之良雖不必盡儒者而儒者為醫吾知必良也里人嚴存性年少而力學博涉經史旁及醫藥百家之言方將以儒術取進士第以是用于世而科舉廢矣於是益取醫家之書而讀之求盡其術以遊四方而行其志焉元統間嘗以其學行京師搢紳間矣不幸家有故而歸其志不能以大遂然往年余留京師聞京師之人多稱之今年余還鄉里又聞鄉里之

人多德之及與之語出入百家徵以六籍於是知存性果儒者而為醫也其為醫果異夫庸衆者也今聞其復將出遊請贈一言以别夫醫近儒者治人之道故善醫者醫國今吾民病且甚而有司治之不以其道存性行四方有問者具以其道告之吾民且庶幾有瘳乎由是存性之醫大行吾道行矣

旌孝圖集序

事親而以孝聞不足名也事親而遭其變而孝聞名且

不朽於後世乎夫使其名不朽於後其亦由文辭哉岳
陽民張琦生二歲而失母于兵長而求之三十年不得
而不倦風雨往復晨昏號呼鬼神為愁行路相泣卒能
歸其母使二親終壽於其室家家雖貧匱力業致養莫
年二親病臂則子為父冠帶婦為姑櫛洗凡所順承惟
其志既歿葬祭情溢於禮遠近莫不稱其孝焉事聞朝
廷命有司旌其門且復其家又令史官張大其事以詔
後世自京師及四方之能文辭者聞之爭為贊述積詩

古文凡若干卷岳陽之文而好事者樂其有裨於風化也既相與纂萃成集又次第為圖十二各首以事以盡夫文辭之所不及者别為一編使予總叙其槩將併傳之嗚呼琦且遂成孝子之名於不朽矣乎夫事親人之常也惡乎取名哉世必有不善事其親者而後孝子之名始見聖人君子慮人道之日壞恒嘉夫當世之善事親以勸其不善事親者矧琦所遭非常者乎且今世有號學士大夫者猶或不能無慙於其親而琦也起身閭

闔未嘗學問乃能樹立若此者名不朽固宜也後之觀其圖誦其事者其能無錫類之思乎琦守國寶為善蓋多孝舉其盛者耳

南征藁序

元統三年詔遣吏部尚書鐵柱禮部郎中智熙善使安南而以若金為輔行其年秋七月辭京師明年夏還至闕下往返萬六千餘里道途所經山川城郭宮室墟墓草木禽蟲百物之狀風雨寒暑晝夜明晦之氣古今之

變上下之宜風土人物之異凡所以感于心鬱于情宣於聲而成詩歌者積百餘篇内弟孫宗玉見而録之其意若將懼其零落而欲久其存者嗟夫古之皇華遣使杕杜勞還采薇歌戍役之苦黍離閔宗周之舊斯皆原情所生而詩由作也今人之情豈異於古哉余惟不能禁余之情而達諸辭耳惡能保其必存以久也自古之詩零落亦多矣别後之人所作乎余獨有感於行迹之遠而憫夫宗玉之志之勤於是敘而存之

孟天偉文槀序

文與時盛衰道斯繫也文之論世皆曰主乎氣蒙則以為有志焉不徒謂氣也今夫射不志乎彀不能以中的御不志乎綏不能以及轍梓匠輪輿圓不志乎規方不志乎矩平直不志乎準繩不能以成器為文而不志乎古之作者而能合道鮮矣是故志以為主而氣以充之必至之道也河東孟天偉好學有才識嘗貢于鄉下第春官由是辟掾憲司歷御史府刑部樞密院用且未已

暇日即讀書為文不廢凡志記叙述銘贊賦頌之作各極其體汲汲焉古作者之度惟恐其不合蓋能先其所志而充之以氣者也夫南北之氣異文亦如之南方作者婉密而不枯其失也靡北方簡重而不浮其失也俚君兼采其長而力懲其失其能合古之度不亦宜哉然君方壯進於學不已譬諸登山者足益往身益高余南歸當與君别後數年再至余望君絶頂矣

朱敬立文藁序

士之學其猶農夫之耕乎善耕者不以歲不獲而棄其
鉏耰善學者不以時不見信而徙其業農而棄鉏耰不
可以為生士而徙業不可以為學不棄不徙其知所守
者乎國家自科舉之興天下學士以明經就選舉歲且
千萬人及其既廢世之操觚以進取者曾不若武夫俗
吏以及厮養之徒於是四方士稍稍廢學其能不厭棄
夫經術而徙業者幾何人哉余同郡朱君敬立登明經
習舉子業數就試于鄉不利而同輩多推與之余嘗得

其所為程文一編讀之學優而辭贍理著而情達科舉且廢而猶力學為文章不已方之於農所謂善耕者歟其所守可知矣昔之人有為不龜手之方者徒賤技耳猶有時而為用於國況明經以學道者乎孔子曰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禄在其中矣吾日於敬立有望焉

鄧林樵唱序

自騷雅降而古詩之音遠矣漢魏晉唐之盛其庶幾乎時之異也風聲氣習日變乎流俗淩夷以至于今求其

音之近古不已難哉廬陵鄧彧之嘗采詩至岳陽得臨湘鄧舜裳所著集曰鄧林樵唱者來長沙以示余古體幽澹閒遠有自得之趣近詩亦皆清暢可誦特異乎流俗斯殆古音之近者歟吾聞湘江之濱楚放臣屈子之所遊其文辭之被兹土者山巔水厓之居人必有得其遺音者矣然屈辭多悲憤悒鬱之聲而舜裳所謂樵唱者不類乎是嗚呼余得之矣治世之音安以樂亡國之音哀以思鄧林樵唱其安樂之音乎吾於是慶舜裳之

遭治世而悲屈子之不遇也

歐陽斯立詩序

詩本性情爲辭者也古之聖人以成政教予嘗恨今之詩不復古矣而其人性情豈異哉昔者孟子對齊宣王曰今之樂猶古之樂取其所本云爾余以謂今之詩亦猶古之詩也故夫善言詩者不徒以其辭而以其所本所本正矣辭或未工不害其爲教本失其正辭雖工何益哉古鄮歐陽斯立蚤以能詩見稱諸名公間余往年

過鄜見其所著時余未能知詩不足以識别今既十數年而復過之則前所見者多已亡散其門生故友手抄口誦僅十存二三而其言皆本諸民彝切乎時政未嘗無為為之於是知斯立之作不徒以辭者也莫年積力深至氣益蒼老當更勝昔余又惡知古詩之不在今乎斯立既尋繹其故編屬余序其首因出余舊所倡酬數什視之使人心悸面赧欲自毀之而不可得不識後之視今其悸赧復何如也亦本乎情而叙之

玄機子序

百家術數之傳不一而其言皆欲使人知死生富貴之義吉凶禍福之理進退存亡之機君子取之以守道安命豈無補於世哉作玄機子序玄機子者新喻人也姓張氏慧敏而多學父子以所能斗數游衡湘間其法三十二星本之以二氣變之以五行行之以七曜錯之以四餘以人始生年月日時之支與日之數遇所得某星而生數若干重四以一八而布之以觀得位之曜萬千

百十分釐以積之而成出身之榮星有吉凶筭有賞罰賞者益之使多罰者損之使少多者貴富少者賤貧死生禍福一占乎是矣其術世所罕能相傳出漢時東方朔之學而由來久遠卒不可考然其為法頗簡易而善取徵其言陰陽戰伏之機陽衆而勝則賞陰衆而勝則罰夫陽者君子也善也陰者小人也惡也善有賞而惡有罰善者吉而惡者凶其為義固有大焉而托之細也史稱東方生博觀外家之語而列傳記其狡獪是數之

傳信出於朔耶何其異哉

臨湘蔡氏所傳洞玄法書宗派圖序

道可以形求乎曰不可道無形形者道之寓也法可以言傳乎曰不可法無言言者法之喻也古之真人契道於無形悟法于忘言凡其赫然而外著者非夫寂然而內定者歟臨湘蔡君栖雲讀書好道術嘗受洞玄法書於武當劉尊師因訢求傳授之次乃圖尊師而上至於玉樞青靈之像為一卷又錄前人所述本末及所傳法

書大要於後予過岳陽訪之山中出書及像使余序之
嗚呼道非可形求也無形者存乎神法非可言傳也忘
言者存乎人故神者二氣之能依人而行者也一闔一
闢吾氣動息一慘一舒吾氣吹嘘一出一入吾氣呼吸
天地清寧吾氣之凝風霆激作吾氣之摶濯濯乎吾前
燭燭乎吾後奕奕乎吾左右上下肅肅乎吾身之中惟無
所感焉感斯應矣是故道不在圖而在夫人法不在書
而在吾心之神傳曰誠於中形於外不誠未有能著者

也蔡君自號淵默是宜有得于寂感之機誠中之義矣道法豈外求哉

王安民管斑集序

夫規兩於銖至微也而百鈞起之營寸於分至寡也而千尋始之求亟于跬步至近也而萬里基之君子衆辭以成文片言以見道豈徒以博為哉亦有其要而已巳陵王君安民積學為文有志於古之作者余過岳陽得其所著管斑集閱之詩古文凡若干首短章泉幽大篇

雲委本之以六經貫之以百家出入韋柳之門步趨韓
歐之徑要皆不違乎理而必涉于世教其於學可謂博
矣其為言可謂富矣其於見道可謂非拘拘者矣而具
名集取喻於小管斑之義毋亦百鈞之銖千尋之寸萬
里之跬步歟吾知自視歉然不為炫世之辭而舉微以
見著也故自管而窺豹猶因文以明道指一斑以謂全
豹不可而全豹之章不殊乎一斑執單辭以論至道不
可而至道之文不離乎單辭昔者孔子蔽詩以一言反

義于三隅示學者以其要也今君之學固亦得其要矣乎吾聞志之壹者其視不亂守之專者其得必精喻學於窺管則志壹守專於是益見君之所學矣苟自今進進氣日益充識日益廣濶步千古之上高視八荒之外文將彬彬乎典誥詩將被乎風雅時而出之燦然虎章爛然彪炳吾且見其變化猶龍矣又豈窺豹一斑而已哉

送清江孔學禮謁曲阜詩卷序

清江孔君學禮盛年力學才藝兼美而意氣卓犖如千

將鎮鄉不可狎視出與賢士大夫遊皆敬之愛之奇其才以為必見用于世令辭親别友將展敬孔林掉鞅燕冀曳裾王侯之門以抒其平生之所緼蓄於是邦之士大夫咸詩以壯之余覩其家藏譜牒知為敎夫平仲諸孫則洙泗之流分派演範華滂沛是宜有異于人也方今崇篤夫子之道凡誦其詩讀其書者取官爵如寄刼為聖人之胄乎學禮造曲阜而挹孔林之秀升堂而聞金石絲竹之音入宗廟而見琴瑟書册之懿精神意氣互相

感發而心領神會於千載之上他日施諸事業必求無愧于聖人之冑是則吾黨之所期待也故為之序

傅與礪文集卷四

傅與礪文集卷五

元 傅若金 撰

序

衡府判于公復學田序

衡石鼓書院故有田在屬邑茶陵者東西莊凡六百畝有奇茶陵既自為州三分其一入州學獨東莊仍為書院田不幸莊近靈巗寺寺僧恃地阻險而去衡又遠校官力弗能制數奪有其田事即聞有司恒受僧賂易置

曲直前後數十年田三復書院而三奪之然文牘藏學官雖未得田猶不可泯或教僧購得其牘毁之以滅蹤跡自是積十餘年莫與理者後至元三年程義孚為山長時會監察御史部使者俱至郡以其事白之御史按有司得實即移湖南兩府使復田書院而罪寺僧且徵田租御史去寺之主僧泰賂藩府文法吏求解吏受賂乃檄衡判府于公會茶陵守吏詳詰其是非實欲緩之泰自喜陰使人行賕於公公弗受泰乃夜遁公至茶陵

悉致寺僧案得其姦狀上之藩府文法吏受僧賂者駁前議非泰辭不聽復田檄再下公益自堅不為利奪未至茶陵先遣人至寺執泰送州州不受欲縱使逸去公聞之馳至茶陵立治泰誣奪書院田狀泰具服不得有所隱獄上文法吏不能破矣卒復其田衡之士德公者各為歌詩以道其實俾余序之嗟乎君子之食禄於上者將使事平于下也凡民有爭猶必䟽其曲直而理之不敢有所阿私矧書院田以供先聖之祀而為邦家育

材者乎前時有司不顧是非之正予奪之宜徒惑於浮屠氏而利其賕賂視公所為而不愧且死則非人矣士之歌公有以也夫公治衡善政不少復田特其一事云

送李尚文之廣西序

海之遠也或可桴矣九夷之陋也或可居矣昔者孔子不遇於魯衛而去之志豈厭近而樂遠哉君子道合則仕不合則去亦何固必之有吾友廬陵李尚文材美而好學介直而不阿其不達於鄉郡而遊於湖南也有以

湘鄉之直學薦之者久之志稍不合即復浩然棄去且遂為嶺南之遊尚文孔氏之甥而亦孔氏之徒也毋亦勇于浮海信于居夷者哉吾聞聖人非果為是也居今之時雖科舉暫廢而四方牧人之長循行之吏無不得舉茂材薦遺逸者夫以湖南之大而使士之不遇懷道以適遠吾懼彼人之不知而譏子之不能屈已以求合也然今嶺南兩府多賢大夫嗜道如渴飢求賢若不及且以余之不肖嘗受知於是矣子之往也必有合焉傳

曰懷與安實敗名子其行矣余亦不合于湖南而求去者君子之道豈固塞於近而通於遠哉

送孔學在詩後序

送臨江孔學在謁曲阜林廟遂之京師詩文凡若干首郡人傅若金叙其後以終作者之意嗚呼孔子之聖其猶天地乎天之德人不忘其覆矣地之德人不忘其載矣天地之德不可忘也聖人而可忘哉是故莫大乎孔子之道莫遠乎孔氏之澤自吾生人之必由其道萬世

不能忘其澤矣而况為子孫者乎於是學在將適京師
念其先世之不可忘也則浮江淮導河濟以達於洙泗
求曲阜林廟拜之而序長幼於闕里之族然後北之京
師焉可謂知所先矣夫京師天下之會而闕里聖人之
鄉也為士者身不至京師不足以昌其道為聖人子孫
者身不及闕里不足以正其宗不昌其道非忠也不正
其宗非孝也忠孝之失君子不與今茲一舉而二德具
焉而又先其所厚庶無愧聖人之子孫矣且京師之搢

紳大人佩服吾聖人之道沐浴吾聖人之澤孰不欲富貴吾聖人之子孫者乎學在益宜不忘其先矣詩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富貴其外者焉學在名思深距先聖五十四世其先四十世祖續仕為吉推官子孫遂為西江孔氏云

恒齋詩序

長沙當兩府之會郡人山房易君多與其士大夫遊凡為郡邑守令之賢否日聞焉數為余稱寧鄉尹臧明府

之為政忠順以事上愷弟以莅民久于其道而不變嘗名其脩省之室曰恒齋斯其治民得于脩身者歟願徵辭以記其義嗟夫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況君子之臨民者乎夫恒者悠久之道天地之經人之常也天無恒不能久其覆地無恒不能久其載日月星辰無恒不能久其照四時無恒不能久其變化聖人合德于天地並明于日星同序于四時亦惟有恒哉是故君子脩其身而信于民其必有恒守者矣吾聞臧君之尹寧鄉治

農桑之本脩常平之政申庠序之教直民寃獄欒軍卒之暴于其邑者而又新麗譙以謹人時造舟梁以濟病涉凡堂宇祠廟之必葺者莫不備至民既信其令而安其政殆所謂賢尹而有恒守者哉茍由是一邑以達之天下久于其道而不變可以輔成聖人之化矣

清江王君孝感詩序

莫易乎事親也而可懼焉莫嚴乎事神也而可孚焉事親而懼斯事神之孚歟清江王君奉二親克致其孝敬

徙居長沙之日孝益加焉親嘗有疾且篤君以至誠禱于江東之神而親疾以瘳乃為廟于其居之側身自尸祝而晨夕奉之以報神功德于無窮凡其所以為親者可謂至矣今君之母年且九十而康寧如當時君復有子以承其家而嗣君之志神之所報君又庸有窮耶嗚呼赫如而幽也寂如而昭昭也神可畏也不可度也而於王君之求應答若是其疾神果依人而行哉吾知善者佑之不善未見神之可誣也故曰孝弟之至通于神

明人之欲致事神之福者其亦盡吾事親之道乎

送南寧路總管宋侯之官詩序

邊郡視中州遠王化地重而多險故得人則治不得人則亂守令恒難其選雖其佐吏朝廷亦皆優其祿秩以庸之而三歲特一遣尚書御史屬會行中書視大府所上郡縣闕共合比其名數而加銓擇焉至正改元潭别駕宋侯以寬信廉慎受知于時選授廣西南寧路總管夫寬則衆得信則民任廉則不傷財慎則不慢於政合

是四德而為郡南寧之民其庶幾乎南寧本唐邕州其土與左右江犬牙相入而南控交趾旁郡猺獠出沒不常宋因南漢升建武軍鎮以節度國朝復邕州即其地瓶宣慰司制兩江後稍徙太平加都元帥府元貞初始合廣西兩江道定置宣慰使司都元帥府治靜江而分府于邕天歷間改邕為南寧分府所部兩江州郡數十各受節制其俗剽悍守長多所自署歲賦徒入其文書而已朝廷亦羈縻之不切究以法獨南寧賦稅之征刑

律之治一眂中州守令將佐悉上命所置然比年西南
兵興無時列郡騷動供億之費百倍于昔加之貪虐相
秉掊克無已民力困弊斯時爲甚郡守之選益難其人
傳稱管仲之言曰招擕以禮懐逺以德吾見今之招懐
者或異于是矣昔龔遂爲渤海而盜兵息孟嘗守合浦
而去珠還無他去民之害而思其所以利之者耳夫海
隅之民其情豈獨異于中土之人哉其樂生惡死同也
趨利避害同也其有父母之養妻子之育而耕作食飲

同也求其秉彝之好見善而喜見不善而惡又無不與中土之人同者茍撫之以其道則擕者以附遠者以來咸願列于中土之民矣不以其道則雖中土之民其不胥為亂者幾希書曰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德惠之感豈惟中土之民為然哉侯嘗為嶺南推官刑不濫矣為浙西漕屬事集而不擾矣為潭別駕上不失譽下不失民心矣今郡守位既尊得專其政而

俟吏事益多人恒承之以禮讓守之以忠篤所謂雖蠻貊之邦行之者乎漢史稱良二千石而他日有自郡台至闕者請於兹行告之矣同郡多賦詩相餞俾若金序之

送德巖乂上人求母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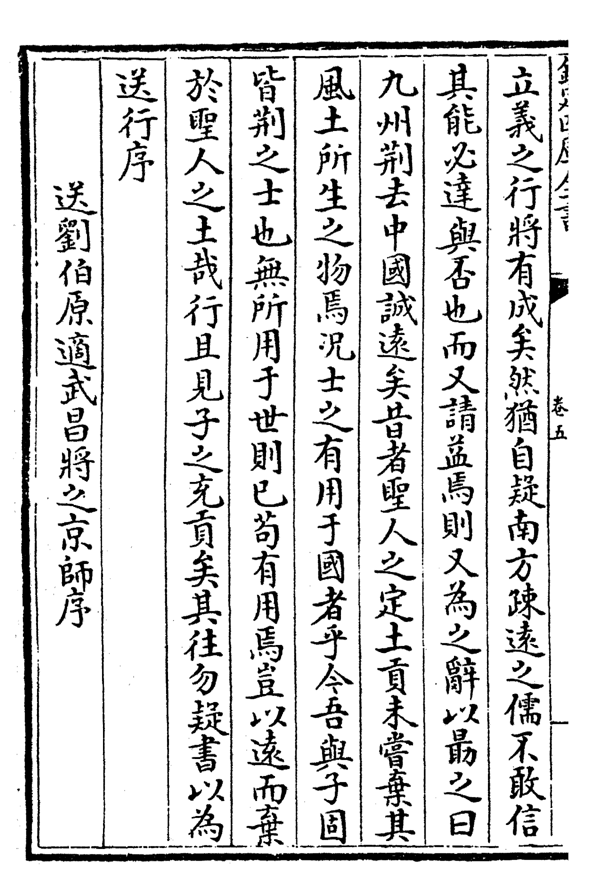
德巖乂上人者新喻錢氏子也幼時以其祖母之命薙髮從浮屠師受業雲山其母叚氏獨靳之然卒強從其姑自是恒鬱鬱不樂無何與其夫俱入沔陽因留居十

餘年不肯還雖其夫與子數往來以好言慰之請與俱
載終不許且曰必致人俱來乃可歸上人聞之亟白其
師請往求母不許即日夜色戚戚思慕不可堪與人言
常若有不足于心者語及輙於邑泣下不已今年春得
母報且疾甚又請往不許則人日夜思慕泣下不已益
持齋戒不近酒肉恒晝誦經禮佛塔至終夕不懈以祈
母生凡可以用其心者無不至誓必往求母以歸余過
清江過之天寧目擊其事狀如是察其志有可深憫焉

者嗟乎夫人莫不有父母之愛聖人作經孝先百行雖釋氏書亦有所謂大報恩者七篇近世其徒多誦其書不由其道視上人所為亦可少有啓發矣夫不能親其親而入禁人之親其親者彼獨何心哉其同學瑞中與上人皆讀孔氏書其心皆與儒者合於是行力相之謂余學孔氏者宜樂誦人之孝故余既賦詩贈之又序其事于首以堅其志云

送熊立義遊學廬陵然後北之京師序

清江熊立義將遊京師自懼其學之未充而請所益焉因為之辭以告之曰凡土地之産可用于國者多矣而亦由人力之至哉松栢非不材也不先之以培植不足以中梁柱南山之竹非不直且達犀革也不繼之以栝羽鏃礪不能以入深培植之而大矣羽之鏃之而利矣雖欲勿用人其舍諸於是立義且將東足沓輪還之廬陵蘄師取友講切舊學益培其本以植其榦仁義以為羽栝忠信以為鏃礪然後持之京師求試其用若是則



立義之行將有成矣然猶自疑南方疎遠之儒不敢信其能必達與否也而又請益焉則又為之辭以勗之曰九州荊去中國誠遠矣昔者聖人之定土貢未嘗棄其風土所生之物焉況士之有用于國者乎今吾與子固皆荊之士也無所用于世則已苟有用焉豈以遠而棄於聖人之土哉行且見子之充貢矣其往勿疑書以為送行序

送劉伯原適武昌將之京師序

京師固舟車文物之會而遭時休明聖天子更化羣賢彙進天下之士苟非負巢許之志厲夷齊之行而違世長往孰不延頸引首願一至其地以觀禮樂之盛哉而或不能勇于自遂者將其才不足以自見歟抑其力不足以自振歟才足以自見力足以自振而不能猶是或者其人安于田宅之養溺於妻妾之奉而所樂不在是歟自有志者視之其為人何如也清江劉伯原蓋所謂士之有志者往時絶彭蠡遡江漢登武昌大别諸山訪

神禹導水之蹟求文王南國之化懷古賦詩北望天際未嘗不慨然即有乘雲遠舉之思而邅迴不進以需其時焉今既遭其時矣四方之遊京師者且相屬道路矣矧武昌視江西少北去京師為近在伯原又非有前數者之患是行其勇于自遂矣乎過燕臺之下見有以千金市駿骨者幸為告曰千里馬且至矣

送純上人序

世之學浮屠氏而局焉者懼其師說之見黜于孔氏也

恒樹辭以自衛而絶遊於吾徒吾徒者亦以其説之不合於孔氏而黜之不與之遊於是道之相去益逺矣其不懼見黜而遊于吾徒聞吾徒言則樂而脩習之斯人者是亦孔氏之徒矣而服其服而居其居而氏其氏或者亦托焉以渾其迹耶清江興化釋德中讀書能文辭日以孔氏之言教授於其宇郡之賢士大夫多與之遊今其志汲汲若不足將行四方求名人鉅公而訪之以廓其髙明而恢其所未大豈余所謂孔氏之徒而托焉

以混其迹者歟何其樂聞吾徒言而急其求也夫孔氏之言道高遠也而不爲虚空使不可即焉卑近也而不爲土塊使可轢焉徵諸一身放諸六合達之萬世人病澈且晝爾求之則不遠履之而能至謂吾浮屠氏而不資孔氏之道者自欺者也謂吾道且廣大而狹孔氏之道者欺人者也自欺不明欺人不誠不明不誠道惡乎行而德中皆反是反是孰不樂與之遊哉吾見其往也譬之海水焉虚而無不容矣其返也譬之泰華焉高而不可

齊矣聞閩越多浮屠學子行而見之有局而自衛者徹其障焉

贈魏仲章論詩序

茍不足具所已能而必之通都大邑文物之會求名人而私淑之斯學之善者也審能是進于道矣況文辭乎詩之道本諸人情止乎禮義古之人非盡學而能者三百篇雖曹鄶小國之風聖人取之亦奚必通都大邑之求哉然吾聞古之時淳俗未去人知禮義其性情無大

相遠則其言辭固相近也故雖塗歌里詠在今之學士大夫且有不能幾其語者而不學可乎學也而不求諸其上可乎新淦魏仲章妙齡秀質敏學好問於為詩尤所篤意清逸之韻俊麗之語觀者謂稱其風儀其師陳道之嘗為序論其集而稱之京師諸名公間僕雖不及深究其所得而竊窺諸君所與可知矣今者其志若不自足將遂北遊觀諸中朝之作者以庶其進是固余所謂善學者矣而猶屢屢徼余一言以發其槩顧余何足

以知詩哉獨嘗遠遊於先輩之以文章名天下而及見之者郭人范先生蜀郡虞公浚儀馬中丞其機軸不同要皆傑然不可及者也而今先後逝矣退老于山林矣其在朝者翰林揭先生歐陽公深厚典則學者所共宗焉相繼至者王君師魯陳君仲衆賀君伯更張君仲舉皆籍籍有時譽而居省臺及仕於外者猶不少凡其學之所詣雖不可合論而皆捐去金人麤厲之氣一變宋末衰陋之習力追古作以鳴太平之盛子行見之而請

益焉必有以語子者余何足以知詩哉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仲章具尚論古之人歟異時歸自嶺南求子都門請刮目以視新作

送習文質赴辟富州吏序

國家萃人材廣文治然科舉所取士有恒數承平既久士益自奮為學舉者日多江西歲就試且數千人而預

貢禮部南人纔二十有二於是不能無遺才焉而朝廷亦恒視其能之大小所勝而錄之使各稱其用國初定令儒生願試吏郡縣者優庸之而不屑為者有矣及比年倖進既多正塗日塞持法者病其壅于治也則閉之門而固拒之冀杜其濫而儒者亦緣是而胥厄焉凡子弟之有志祿仕者苟非藉世胄之資其不由刀筆發身則不能以達吁亦其時使之然歟識者知吏治之不可不資於儒也顧名實何如耳新塗習文質將以儒術飾

吏於富州而問言于余以别文質尚究夫國家用儒之實哉富為上州距大府不數舍而遠大臣之所監臨風紀司之所糾察行一政善其上必先知之行一政不善其上亦必先知之而黜陟係之矣吏於斯者可不慎乎然文質以儒名者也用真儒無敵于天下而況吏一州乎昔者孔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文質之於儒庶將為君子歟毋使由他而吏者得以藉口則豈惟一州哉雖大府行之矣豈惟一府哉達上下行之矣

贈世醫李宜卿序

醫之論世尚矣曲禮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故疾者人之所慎也疾而必世醫之求以其業之專而施治之習耳業專則視證必明施治習則取驗必速新學之士茍非儒者有博辯明敏之資得名人而師之則於軒岐以來醫家之書讀且不能句况望深究其理以達於治哉醫之明暗病者之死生係矣不慎得乎新淦李宜卿儒而世其醫者也以儒故明乎理以世故習于施治祖若

父皆嘗為醫官四方大夫士多敬禮之至宜卿嗣守先業益充其學問而不求聞於時頃年有自京師來者以太醫檄授宜卿醫學官宜卿謝不受曰吾本隱于市醫以行吾志耳奚以名為哉平居蓄善藥遠近有疾者無貧富貴賤有叩焉輙應之無所擇且不盡責其利家有堂名曰誠求即其所取義而存心可知矣孔子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宜卿守世業以行其志非素位歟辭太醫檄不受其名非不願乎外歟是亦可謂君

子也已傳所稱韓伯休宋清者豈斯人之徒歟

鄒雲章利市卷子後序

藝有相懸絶而相資以傳者裝潢是已夫六經諸史百家之文聖賢君子以載道述事而垂世不朽者也而篇帙之不成籤軸之未備歲久壞亂將不可理安在其能傳故凡圖書及今人之文辭欲存遠示久者必資其裝潢之功藝雖微惡可少哉於是新淦有鄒氏者專其業且數世矣其曰雲章者一日袖是帙以請曰吾先世本

道鄉詩書之後其業斯藝以名者自吾曾祖始吾曾祖業之吾祖又業之至吾父業之益工又恒與一時名士大夫遊歲大比吾鄉之角藝場屋者自吾家為試卷必捷必奏名春官號利市卷子當時搢紳士所贈言至于今手澤之氣猶存也而吾倚吾祖父之志不敢變先生幸賜一言以張之嘻異哉鄒之藝余固有取其切于斯文矣而又能利人之進取若是乎宜士之趨之也然余有感于茲矣夫利市云者譬之鬻器物焉俾其必售且

獲厚利也故曰近市利三倍士之欲事君而可為市利之道耶古之人以鄉三物取士固貴其賢能耳且聖人豈不欲仕哉昔者子貢問於夫子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市利之道而可為聖人葢孳孳矣是故龍斷之夫君子賤焉余非有靳于鄒氏世業之利也直為文士之爊耳若其名一藝于世而使經史百家必相資以傳是固慎擇其術者其為利亦遠矣哉

送道士李環閒序

清江多名山其最神秀而大者曰閤皁曰玉笥仙者所宮焉玉笥之西數十里有山曰所峯者相傳南昌尉梅子真嘗隱于其上石室故又曰石室山山能興雲雨以澤其土有司歲致祭遇民水旱必禱之夫有仙者之跡而能興雲雨致祭禱其山靈矣靈秀之發固亦鍾乎人哉西峯觀有李尊師環閒者吾友平江文學尚賓之兄之子也清脩力學攻為辭章將遊京師覽乎舟車人物

之會庶幾遇名人真仙發揮其道妙而大其觀葢其志不欲浮湛山中局於舊所聞而已也吾識李氏諸父昆季文雅宏博其出仕多儒者之政師承丈儒之風居乎靈秀之境而力學攻辭章不局其舊聞有不出出而進於道必名其山矣人之傑固與地之靈相發哉昔師之先世周柱下史聃嘗著道德五千言後世有用之而治者師之出毋亦有意於用世乎他日歸益得其家學吾將就之問禮焉

送張聞友遊湘中序

士之遊必之通州大邑者豈徒極登覽之勝角聲利之雄哉觀乎山川人物之富以發其氣益其見聞必有進於道者矣荆楚之邦地大而物蕃其鎮衡嶽羣山宗焉其浸洞庭衆水瀦焉其人屈原宋玉賈誼之流百世慕其風焉觀於是者問學宜識其所會歸而文辭多忠義之氣施諸世用蓋將一日不忘乎君者也清江張聞友好學而志遠將遊湘楚之間以余嘗涉乎其地也就問

津而請所贈馬夫人之志同不同不可知也而遊觀之感隨遇而變矣昔者余過熊繹之封登定王之臺訪太傅之廟古今交于前憂樂集於中南望蒼梧九疑絪緼而有虞廵狩之蹟紛然結乎吾慮矣北眺則大江流滔滔而禹平水土之功悠然興乎吾懷矣左瞻炎帝之陵則思耒耜之教矣右顧三苗之山則慕干羽之舞矣由是浮沅湘求騷人之事並江漢詢文王之化歷河岱挹鄒魯之風然後北之京師以觀其會南至越裳以極其

遠凡吾氣之所發見聞之所益而於道少有進焉遊之助也聞友之是行也其所感遇將有同於余者乎其將觀乎衡山洞庭屈賈之流而學問文辭有所增益者乎施諸世用亦將不忘乎君者乎書以為贈行序

傅與礪文集卷五